

对日本古典文学中“棣棠花”的相关考察：以棣棠花的形象变化为中心

On the Representation of Kerria Japonica in Classic Japanese Literature: Focusing on the Changes in the View of Kerria Japonica

李炫瑛 (Lee Hyun-Young) / 申寅燮 (Shin Inseop)

内容摘要：自古以来，日本人就歌颂雪月花的自然之美，一本文旨在考察日本古典文学中对“棣棠花”的描写，以探索日本人的审美意识。从万叶时代到现代，棣棠花在日本人的日常生活中都扮演着重要角色，其形象也随时代发展不断变化。万叶时代初期，棣棠花的黄色让人联想到黄泉，盛开在岸边的棣棠花是人们观赏的对象，还会引发乡愁。进入平安时代，和歌作品多关注棣棠花的姿态、颜色、香味等，而在物语作品中，棣棠花或是用来比喻花容月貌的年轻女子，或是作为回忆从前与爱人共度美好时光的媒介。除此之外，棣棠花同樱花一样还被作为供花呈献给菩萨，其梔子色的花色也成为贵族服饰的配色之一。在近代初期的俳谐作品中，常用棣棠花来比喻黄金，棣棠花开始与金钱产生联系。另外，在这一时期，人们的关注点已不仅仅是棣棠花的香气或蕴含的回忆，还包括通过花的颜色和姿态引发的即兴表达。这与当时新兴城市兴起，经济飞跃发展，町人积累大量财富，以及町人的消费、生活、经济观念等有密切关系。这一时期的棣棠花不再被用来表达对即将逝去的春天的感叹，也不再用来比喻花容月貌的美妙女子了。在此之后，松尾芭蕉在他的俳谐作品中基于棣棠花的传统形象又赋予了它独特形象。棣棠花所蕴含的日本人的审美意识随时代变化而不断变化。由此，我们可以真切地了解到日本人在各时代独具特色的审美情怀。

关键词：日本古典诗歌；和歌；俳谐；棣棠花

作者简介：李炫瑛，建国大学日本语教育系教授，主要从事日本古典诗歌文学研究；申寅燮（通讯作者），建国大学日本语教育系教授，主要从事日本文学批评及东亚文学研究。本文为2015年度建国大学KU学术研究费支援所属论文。

Title: On the Representation of Kerria Japonica in Classic Japanese Literature: Focusing on the Changes in the View of Kerria Japonica

Abstract: Since ancient times, Japanese have been singing of the natural beauty of the snow, moon, and flowers. This paper aims to look into the depiction of the “*kerria japonica* (or *kerria*),” thereby, exploring Japanese aesthetic sensibility. From the Manyō period to modern times, *kerria japonica* has been playing crucial roles in Japanese daily life; its image is constantly changing with the times as well. In the early Manyō period, the yellow color of *kerria japonica*, is associated with “lower world” or “Huang Quan” in Chinese; *kerria japonicas*, those in full bloom on the bank, are oftentimes appreciated by people, and arouse homesickness. Entering the Heian period, Waka compositions pay more attention to *kerria japonica*’s shape, color, fragrance, and so on; in Monogatari compositions, the flower either is compared to young lady of extremely beauty, or functions as an agent to recall the bygone happy time shared with lovers. In addition, *kerria japonica*, together with cherry blossom (*sakura*), are served as offering flowers to the Buddha; its flower color of gardenia yellow is usually matched with aristocratic garments. In Haikai compositions of early modern times, *kerria japonica* is assimilated to gold, hence beginning to relate to money. Furthermore, during this period, people’s focuses lie not only in its peculiar fragrance or implicit recollection, but in the improvisation triggered by flower color and shape. This is closely related to new city’s emergence, economic boom, as well as the consumption, life, and economic concepts of *chōnin* (townspeople) at that time. *Kerria japonica* of this period is no longer used to express regret at fading-away spring, and no more symbolizes extraordinarily beautiful fair lady. Later on, Matsuo Bashō, according to *kerria japonica*’s traditional image, instead endows it with unique figure in his Haikai works. Thus, Japanese aesthetic sensibility, contained in *kerria japonica*, has been changing as time goes. In such ways, we can truly appreciate unique Japanese aesthetic sensibility of every age.

Key words: classic Japanese poetry; waka; haikai; *kerria japonica*

Author: Lee Hyun-Young is Professor in the Department of Japanese Language Education, Konkuk University. Her main field of research is classic Japanese poetry (hyylee@konkuk.ac.kr). Shin Inseop (corresponding author) is Professor in the Department of Japanese Language Education, Konkuk University. His major research interests are Japanese literary criticism and East Asian literature (seoha@konkuk.ac.kr). This paper was supported by Konkuk University in 2015.

晚春，在轻柔弯曲的翠绿茎干和尖尖的叶子之间绽放着黄色的棣棠花。棣棠花，原产于亚洲，属蔷薇科被子植物。和梅花一样，棣棠花每轮花瓣有五片，喜欢生长在阴凉潮湿的地方。白色棣棠花每轮花瓣有四片，是一种有多层花瓣的重瓣花，属不结种子的裸子植物。

一、《万叶集》中的棣棠花

作为一种文学意象，棣棠花最先出现在公元8世纪后期编纂的日本最早的诗歌集《万叶集》（『万葉集』）中。与上代歌谣多以表达集体生活不同，在《万叶集》中已能看到个人意识的萌芽，出现了表达个人感情且富有个性的诗歌。在这一时期，诗歌已确立了五音或七音的形式，表现出向和歌演变的倾向。《万叶集》共20卷，收录有杂歌、相闻（恋歌）、挽歌（丧歌）等4500余首诗歌。在两卷挽歌中，收录了以棣棠花为创作素材的诗歌。679年，天武天皇（Tenmu Tenno）的长女十市皇女（Tochi no Himemiko）离开人世，她的恋人同时也是她同父异母兄弟的高市皇子（Takechi no Miko）为其写下挽歌：

想去开满棣棠花的山中打泉水 卻不知其路（万叶集1 113）¹

这首挽歌用晚春绽放的黄灿灿的棣棠花和山中清澈的泉水暗指人死后将去的世界——黄泉。“去山中打泉水”的意思是“去见死去的人”。由此，可以看出不知路该如何走的高市皇子的悲伤心情。棣棠花的黄色以及想去开满棣棠花的山中打泉水的想法，都是受到了中国古代文化的影响。地下是死者的世界，在那里有泉水。另外，黄色在阴阳五行说中象征着黄土，本没有喻指死后世界的意思。但是，在古代日本，常用黄色象征死后世界。所以，在《万叶集》中，棣棠花就被用来象征黄泉。

下面是收录在第8卷春杂歌中厚见王（Atsumi no Oukimi）的诗歌：

青蛙鸣叫的神奈备川 映射出它的姿态 现在差不多该绽放的棣棠花
（万叶集2 298-299）

厚见王身为皇族同时也是一位歌人，《万叶集》中一共收录了他的3首诗歌。在上面这首诗歌中，“神奈备”的意思是“神降临的地方”，因此可以把“神奈备川”理解为“神存在的河”，而有神存在的河指的就是在厚见王的故乡——飞鸟周边流淌着的飞鸟江。这首诗歌的意思是：晚春时候，在青蛙鸣叫的江边绽放的棣棠花现在也差不多在飞鸟江边开着，那姿态也会倒映在水中。厚见王在这首诗歌中回想故乡河岸的情景，把对即将逝去的春景的视觉描写与鸣叫着依依不舍之情的青蛙的叫声等听觉描写有机地结合起来，表达了浓浓的乡愁和对春天的恋恋不舍。

下面是收录在第17卷中大伴池主（Otomo no Ikenushi）和大伴家持（Otomo

1 『新編 日本古典文学全集 6・万葉集1』，小島憲之、他2人校注・訳。東京：小学館，2004年：113。凡未特殊注明，引文均出自笔者拙译，以下只注具体卷名及页码。

no Yakamochi) 的赠答歌。大伴家持是《万叶集》的编纂者，他作为首领赴任于当时地处边境的越中国（今富山县）。在那里，他偶遇了大伴池主。因为两人之前就有交情，故而偶遇后更是相见甚欢。

黄鹂鸟飞来在棣棠花中唱着歌 但您不来 花儿又怎么能谢呢

（大伴池主，万叶集 4 378）

正在绽放的棣棠花中 飞来了黄鹂鸟在歌唱 您能听到鸟儿歌唱
我却只能心生羡慕

（大伴家持，万叶集 4 379）

在大伴池主的诗歌中，寄寓了歌人希望大伴家持也能前来一起观赏棣棠花的愿望；而在大伴家持的诗歌中，则充满了歌人对能够聆听棣棠花丛中黄鹂鸟叫声的大伴池主的羡慕之情。由于大伴家持这一时期健康状况欠佳，其实是难以赴邀的。所以，通过这首赠答歌，他表达了自己的惋惜之情。¹

想邀请友人前来一同赏花的大伴池主的心情，与很想应邀却由于健康问题不能如愿前往的大伴家持的遗憾心情交错在一起。通过两位歌人的赠答歌，可以了解到当时每逢棣棠花盛开日本人就会邀请至亲之人共赏花色以享春天之美的习俗。大伴家持也是通过棣棠花开花之时与友人的交流，来排遣远离首都，独自赴任的孤独。

由上可知，在万叶时代，棣棠花一方面象征着人死后去往的地下世界——黄泉；另一方面，晚春时节在青蛙鸣叫的河边绽放着的、同时也倒映在河中的棣棠花还可以寄予乡愁。除此之外，诗中又描写到人们会在棣棠花盛开之时邀请友人共同赏花等。可以说，棣棠花作为一种媒介，让我们窥见到古代日本人的日常生活。黄色的棣棠花作为一种用以排遣对逝去之人的悲伤、对故乡的思念，以及远赴他乡的孤独的植物，与其鲜艳华丽的花色相迥异的是，其中还蕴含着死亡、乡愁等消极的一面。

二、《古今和歌集》中的棣棠花

在平安时代（794-1192）的文学作品中，棣棠花蕴含着日本人怎样的心境呢？经过 10 世纪至 11 世纪的发展，摄关政治达到顶峰，宫中贵族文化迎来了全盛时期。因此，蕴含着日本固有情感的和歌逐渐兴盛起来。随着假名文学的普及以及对国风文化的日渐尊重，和歌的地位逐步提升，并最终取代了受中国影响的汉诗文。在这一时期，诞生了日本最初的敕撰和歌集《古今和歌集》（『古今和歌集』）。《古今和歌集》成书于 905 年，由纪贯之 (Kino Tsurayuki) 等四人奉醍醐天皇 (Daigo Tenno) 敕令编撰，共 20 卷，收录了

1 参见『新編 日本古典文学全集 9・万葉集 4』，小島憲之、他 2 人校注・訳。東京：小学館，2004 年：185。

1100 余首和歌，包括春、夏、秋、冬的季节歌、贺歌、羁旅歌、吟唱事物名称的物名歌等。在第 2 卷春歌下中，收录了 5 首以棣棠花为创作素材的和歌。

- 121 现正在橘小岛的崎绽放的棣棠花香气扑鼻而来
 122 春雨打湿了棣棠花 让它的黄色更加鲜亮 但它的香气却更加迷人
 123 看着吉野河边盛开的棣棠花吟唱
 124 吉野河边的棣棠花 风吹来 就连水中倒映的棣棠花都谢了
 125 在青蛙鸣叫的井手 棣棠花早已凋谢 若绽放的时候来赏花该多好
 （古今和歌集 71-73）

上面第 121 和第 122 首歌吟诵的是芬芳满溢、正盛开着的棣棠花；第 123 首吟诵的是正要绽放的棣棠花；第 124 首和第 125 首吟诵的是正在凋谢的棣棠花。和歌在描写棣棠花的香气和颜色的同时，又增添了吉野河、水中、井手等素材，达到了丰富棣棠花的形象目的。其中提到的在奈良县吉野山脚下流淌的吉野河，虽然现在作为赏樱胜地为人知晓，但在第 124 首歌中当时十分有名的歌人纪贯之吟诵的却是吉野河边盛开的棣棠花。另外，据说奈良时代的皇族左大臣橘诸兄 (Tachibana no Moroe) 在京都府綴喜郡井手町的井手地区建造了一栋别墅，其中就栽种了棣棠花，所以该地也因此花闻名于世。自《万叶集》以来，生长在河边的棣棠花与其倒映在水中的姿态就备受瞩目，其中尤以吟诵棣棠花和在河边鸣叫的青蛙的作品出名。第 124 首和第 125 首就吟唱了青蛙、神奈备川和水中倒映的棣棠花，这也是继承和延续了《万叶集》中厚见王的喜好。

另一方面，在第 19 卷的杂体歌中还收录了使用缘语、挂词、俚语、拟人法等修辞手段的俳谐歌，其中也包括吟诵棣棠花的诗歌。

- 棣棠花这件黄色衣服的主人是谁呀 即便问了 也许是因为没有嘴
 没有任何回答
 （古今和歌集 388）

自古以来，与棣棠花花色一样的黄色布料在染色时都要使用一种叫做梔子的植物的果实。在日语中，“口无”与“梔子”同音，意思是“没有嘴，也不说话”。使用同音异义的词来提出疑问——“棣棠花这件黄色衣服的主人是谁呀？”，但“没有任何回答”。由此，可以看出歌人横溢的才华。“梔子”与“不说话”叠加使用，增添了和歌盎然的情趣及意蕴。另外，诗中关注的是棣棠花的花色，而不是它的姿态或香气，从而摆脱了传统和歌中追求优雅与深邃的审美取向，通过轻松愉快的笔触灵活地使用了棣棠花这一素材。

由上可见，在《古今和歌集》中，人们较多地关注了棣棠花的姿态、香气、

颜色等。一方面表现了倒影在水中的黄色的棣棠花的姿态，以及它浓郁的香气，赞美了生长于大自然之中的棣棠花的美丽；另一方面，歌人还关注到棣棠花的颜色，使用了同音异义词，从而以轻松愉快的笔触表现了诙谐幽默的趣旨。

三、《拾遗和歌集》中的棣棠花

第3部敕撰和歌集《拾遗和歌集》（『拾遺和歌集』），成书于1006年，由一条天皇（Ichijō Tenno）下令编纂，共20卷，收录了1350余首和歌。与《古今和歌集》不同，在这部歌集中新设杂春、杂秋、杂贺、杂恋等部分。其中，第1卷的第68首到第72首是吟诵棣棠花的和歌。

68 仲春之时 在叫做井手的地方 观赏发出浓郁香气盛开的棣棠花
 69 在棣棠花盛放的时节 来到井手 看来我得变成这里的当地人才行啊
 70 不说一句话 看着棣棠花 看着看着 我也被染成了黄色 说不出话来
 71 山沟中的水里 青蛙鸣叫着 看着水面倒映的棣棠花凋谢的样
 72 在我家盛开的 重瓣棣棠花 哪怕花瓣只剩一片 那也是春天的信物
 （拾遺和歌集 21-22）

和歌的排列顺序是按照从花盛开至花凋谢的时间顺序来排列的。在第68首和第69首中，出现了在《古今和歌集》中也曾出现过的井手地区。这一地区以棣棠花闻名。在当时，歌人每逢棣棠花盛开的季节，就会前往井手江边赏花。不仅如此，他们还沉浸于棣棠花的魅力之中无法自拔，甚至还要成为井手当地人。在第70首中，歌人默默地望着棣棠花，似乎沉浸在了棣棠花如梔子般的黄色之中，如同无言的梔子一样，不觉变得沉默了。于是，吟诵着“不说一句话”看着棣棠花，不知不觉自己也被染成了黄色。第71首和第72首表达了歌人对棣棠花凋谢的惋惜之情，青蛙似乎也在为此鸣叫。于是，吟诵道“重瓣棣棠花 哪怕花瓣只剩一片”。棣棠花本身就是盛开于晚春的植物，因此它的凋谢实际意味着春天走进尾声。无论是青蛙还是人，都对即将谢幕的春天感到恋恋不舍。第72首歌以重瓣棣棠花为创作素材。其实，吟诵重瓣棣棠花的诗歌在《万叶集》中也出现过。比如，第10卷的第1860首，就写道：“只开花 却无法结果的棣棠花 我也一直在等待。”（万叶集3 38）这里所说的棣棠花不是单瓣棣棠花而是花瓣重叠在一起的重瓣棣棠花——八重山吹。单瓣棣棠花在花朵凋谢后会结出黑色的小果实，而重瓣棣棠花由于雌蕊和雄蕊变异，花朵凋谢后不会结果。虽然重瓣棣棠花有花无果，但是万叶时代的歌人依然十分喜爱，并心生怜悯，期盼着有朝一日再度花开，当花凋

零时，则期盼着哪怕只剩下一片花瓣也好。

《拾遗和歌集》沿袭了《古今和歌集》中的传统，使用了以棣棠花闻名的井手地区、水面、青蛙、梔子、“口无”等素材，描写了棣棠花的美丽姿态，表达了看到凋谢的花朵时感到春天即将逝去的心境。但是，在此后的作品中，如同《古今和歌集》的第121首和第122首这样吟诵棣棠花香气的诗歌再未出现过。

四、《新古今和歌集》中的棣棠花

镰仓初期，依照后鸟羽院(Gotobain)院宣编纂的《新古今和歌集》(『新古今和歌集』)是第8部敕撰歌集，共20卷，由包括藤原定家(Fujiwara no Teika)在内的6位编纂者共同完成。其中，第2卷的春歌下收录了吟诵棣棠花的5首和歌，第161首即《万叶集》中的第1435首，是厚见王的和歌。

- 158 吉野河边的棣棠花正在绽放 那山中的樱花此时该谢了
 159 勒马停住 让它再多喝点儿水 棣棠花上挂着的露水掉入了井手的玉川中
 160 没过岩石 流淌的清滝川河水 剧烈的水流泛起浪花 拍上岸又回来 河岸边的棣棠花
 161 青蛙鸣叫的神奈备川 映射出它的姿态 现在差不多该绽放的 棣棠花
 162 棣棠花已经凋谢了啊 井手的河边 青蛙现在也一定在鸣叫
 (新古今和歌集 64-65)

第158首描写的是看着棣棠花盛开的样子心里琢磨着吉野山上的樱花也该凋谢了；第159首描写的是挂在棣棠花花瓣上珍贵的露水掉落在井手的玉川里。第160首和第161首分别描写的是清滝川河边盛开的棣棠花被飞溅起的浪花不断拍打以及在神奈备川边盛开的棣棠花。第162首是回想了以棣棠花闻名的井手地区的河边景色以及青蛙的鸣叫声。从第158首到第162首，按时间顺序排列——从棣棠花初开，到盛开，再到凋谢。这5首和歌分别提到了吉野河、井手的玉川河、清滝川、神奈备川，都吟诵了河边的棣棠花。盛开在晚春的井手玉川与吉野河岸边的棣棠花，花瓣随风凋零。另外，第158、161、162首描写的是看着樱花凋谢或青蛙鸣叫就能猜想到已到了棣棠花花开或花谢的季节了。在第159首中，藤原俊成(Fujiwara no Shunzei)加入了全新的素材——挂在棣棠花花瓣上的露水掉落在井手的河中，马饮着那河水。较之前，这首和歌更加关注棣棠花上挂着的露水以及饮河水的马，从而勾勒了一幅完整的画面。

上文主要考察了从8世纪后半到13世纪初期的歌集中出现的棣棠花形

象。《古今和歌集》《拾遗和歌集》以及《新古今和歌集》中有关棣棠花的和歌大致分为两种类型：第一种类型是描写晚春河岸边盛开的棣棠花，并将棣棠花与井手的河、水面、水中、青蛙等素材交融在一起；第二种类型是从棣棠花的黄色花瓣出发，使用了黄色的衣服、梔子果实、不说话等富有双重含义的元素，营造出一种安静的赏花气氛。这一时期的和歌以吟诵棣棠花的姿态、香气、颜色为主，大多作品比较感性，通过河边盛开的棣棠花逐渐凋谢的样子表现了对即将逝去的春天的惋惜。而且，棣棠花已不再如《万叶集》中那样喻指黄泉，与香气相关的表述在《拾遗和歌集》之后的作品中也不见了踪影。

五、《大和物语》中的棣棠花

10 世纪初期，随着假名文字的出现和普及，以史实为素材、虚构性较强的传记体物语诞生了。在此之前，还出现了用和歌形式写成的、既抒情又写实的歌物语。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作品是《大和物语》（『大和物語』）。《大和物语》的作者及执笔时间不详，共 173 段，由 300 余首和歌构成。各段有各自独立的故事，其中就包括与棣棠花相关的故事。

第 58 段的登场人物是平安中期的贵族歌人平兼盛（Taira no Kanemori）。他在陆奥国任职时，为生活在深山沟——黑冢那里的人作了一首和歌。

在陆奥国的安达原野 一个叫做黑冢的地方 听说有鬼神生活在那里
里 这是真的吗 （大和物語 290）

平兼盛想迎娶生活在黑冢的熟人家的女儿，所以把上面这首和歌寄了过去，开玩笑地问道：在那种深山老林中生活有没有关系吗？熟人以“年龄尚小，等再大一些……”（大和物語 291）做以回绝。于是，平兼盛传达了自己将返回首都京都的打算，并把下面这首歌系在棣棠花上送了过去。

在青蛙鸣叫的井手 真担心棣棠花是不是已经过了盛开的时节
（大和物語 290）

平兼盛把熟人家的女儿比作井手地区盛开的棣棠花，怀着惋惜之情写下：不管是多么美丽的女子，只要过了最美的时候，就不会有人要了。之后，他听说这个女子同其他男人结婚了，还一起来到了京都。于是，他又写信问道：“听说你来到了京都，怎么没有提前告知我呢？”女子见来信上写着：“我就像担心井手的棣棠花是不是已经过了盛开的时节一样，担心你”，于是写下回信：“这件事就当作是发生在任职地陆奥国的回忆吧”（大和物語 290），

并将信寄了回去。平兼盛不仅受到了女子父亲的回绝，更遭到了女子本人的拒绝，所以通过这首和歌他表达的是自己的苦涩心情。像第 58 段这样，把容貌漂亮的女性比作棣棠花，是前面的敕撰和歌集中未曾出现的。

第 100 段写了一个关于“溪边的棣棠花”的故事。猎鹰名人藤原季绳（Fujiwara no Suenawa）在大井生活时，醍醐天皇曾说过“棣棠花盛开的时候一定要来看”（大和物語 321），但却忘记了。因此，藤原季绳吟诵了下面这首和歌：

等花儿都谢了 那就太可惜了 在大井的河边盛开的棣棠花 现在
正是全盛时节 （大和物語 322）

天皇细细品味了藤原季绳的和歌，便赶来观赏了正值全盛时期的棣棠花。这一点同《万叶集》中大伴池主和大伴家持之间的赠答歌存在一致之处。可见，这一时期是延续了棣棠花花开时邀请友人一同赏花的传统习俗。其实，在《万叶集》之后的平安时代也延续了同样的传统，河边盛开的棣棠花常常会成为人们观赏的对象。

第 113 段讲述了藤原庶正（Fujiwara no Morotada）的故事。藤原庶正在贺茂的临时祭奠上遇到了久未见面且感情已变得生疏的女子。女子回到家中便给藤原庶正写了这首和歌以表达惋惜之情。

以前来我家时 穿过的打猎服 现在袖子已经变成其他人的了 真
难过 （大和物語 337）

于是，藤原庶正把答歌写好插在棣棠花上送了过去。

和你一起生活过的井手村子 我非常怀念 现在独自一人 冷冷清
清的 棣棠花 （大和物語 337）

藤原庶正回想起与心爱之人在以棣棠花闻名的井手度过的美好时光，写下了这首和歌以表达自己在分手后独自一人欣赏棣棠花的寂寥心情。晚春时节与心爱之人漫步井手河边观赏盛开的棣棠花的时光，一去不复返了。二人接下来会怎样，我们不得而知，但棣棠花起到帮助二人回想起以前幸福时光的作用，这一点不可否认。

如上，《大和物語》中登场的棣棠花常搭配以“正好的时节、鸣叫的青蛙、河岸边、井手”等素材，歌人或者是把棣棠花比作美貌的女子，或者用独自在井手河边赏花来描述自己的处境。由此，当时贵族的日常生活可窥见一斑。另外，在送上盛开的棣棠花时还附带一首和歌，从这种意味深长的行

为中可窥探当时贵族的品味。

六、《源氏物語》中的棣棠花

平安时期的《源氏物語》(『源氏物語』)是这一时期物语作品的最高杰作。另外,还有清少纳言(Seishōnagon)的《枕草子》(『枕草子』),它是日本最初的随笔集。那么,这两部作品是如何刻画棣棠花的呢?11世纪初期,女性作家紫式部(Murasaki Shikibu)创作了54卷本的《源氏物語》。其中,“棣棠花”一词共出现25次。在《胡蝶》这卷中出现次数最多,一共7次。

主人公源氏在35岁那年的8月,分四块区域建造了具有四季风格的宅邸。这就是六条院宅邸。四处宅邸分别住着以季节命名的4位女性。在《少女》卷中,关于建造春季宅邸的庭院,有如下说明:

在东南边的住宅旁,要堆积起一座高山,把春天开花的所有植物都种上,莲池的情调也要格外费心建造。旁边的庭院中不仅仅要种植松树、红梅花、樱花树、藤树、棣棠花、山踯躅等这些春天可以观赏的植物,也要在各处协调地种植秋天的各种草木。(源氏物語3 78-79)

春季宅邸的主人是紫上。庭院的建造以春天开花的植物为主,为达到自然和谐的目的,又添种了秋天的草木。到建成后的第二年春天,就可以在春季宅邸的莲池上乘船游玩了。下面是《胡蝶》中关于棣棠花的描写:

船慢慢靠近莲池中的小岛尾部的阴凉地儿,这时环顾四周,就连周围散放着的岩石都像是一幅风景画。在春天的雾气中,到处掉落的树枝看起来好像被绸缎包裹起来一样。庭院前方一览无遗,视野开阔。翠绿色的垂柳垂下它的树枝,花儿争先恐后地喷吐着香气。在别处已经凋谢的樱花,在这里却正在绽放着。顺着回廊,紫藤排着顺序开着花儿。在那里的前方,绽放的棣棠花的姿态倒映在莲池中,快要把整个莲池都覆盖了。〔……〕就好像不知道斧子的把柄已经腐烂一样,心中早已被这美景占据,竟然都忘记了天黑。

宫女 棣棠花倒映在水中 若起风连波涛都一起染成棣棠花的颜色
连成大片大片棣棠花丘

宫女 春天的莲池似乎与井手河连在一起 棣棠花开满莲池 芬芳
满溢 (源氏物語3 165-167)

棣棠花是盛开在晚春的植物。樱花凋谢、紫藤绽放的时候,就是棣棠花全盛的时候。上面两首和歌均以河岸为背景,黄色的棣棠花倒映在水面,水

中的花影如同真花一般鲜明、清晰。这与《万叶集》之后的敕撰和歌集中所体现的传统并无太大差异。在和歌中，宫女还表达了对美丽春景的赞美之情。另外，在当时，每逢春季和秋季宫中就会举办诵经活动，而在描写春天诵经场面的文字中，也出现了棣棠花。

今天是秋季住宅的主人——秋好中宫——向佛祖诵经的第一天。春天宅邸的主人紫上向佛祖奉上鲜花，富有家乡的蕴意。身着鸟或者蝴蝶装束的八名女童，还有容貌姣好的少女们都准备好。在鸟的那边，用银子做的花瓶中插着樱花，而在蝴蝶那一边，用金子做的花瓶中插着棣棠花，并捧在手中。虽说都是一样的花儿，但准备的花朵都是经过了精挑细选，都处在其最美丽的姿态。〔……〕在明亮的黄鹂叫声中，鸟那边的女童奏乐华丽地加入进来；莲池中的水鸟处处都在唱歌。此时，演奏变快，奏乐结束，由此而生的惋惜之情就是留下的快乐。蝴蝶一侧的女童们比起鸟那一侧的女童们要以更加轻盈的姿态飞上天去，棣棠花篱笆下面，盛开的花阴随着舞蹈慢慢消失。以中宫的次官为首，身份地位高贵的贵族们按顺序给女童们赐予礼物。他们赏赐给鸟的女童以樱花纹样的细长衣类，给蝴蝶的女童赏赐以棣棠花纹样的细长衣类。（源氏物语 3 171-172）

在春天举行的法会上，身为春天宅邸主人的紫上把代表春天的樱花和棣棠花插在花瓶中，供奉给佛祖。淡粉色的樱花插在银花瓶中，深黄色的棣棠花插在金花瓶中，并用手捧着。身着鸟装束的舞童和身着蝴蝶装束的舞童跳着舞，不知不觉消失在盛开的花丛中。中宫赏赐给紫上派来的穿着鸟装束的舞童的是深粉红色和白色搭配的服装，而赏赐给蝴蝶舞童的则是赤褐色和黄色搭配的服装。由此可以看出贵族对舞童的关怀，他们是事先准备好了与春天的樱花和棣棠花一样颜色的衣服然后赐给舞童的。在这灿烂的春天里，从鸟与蝴蝶、樱花与棣棠花的和谐场面中，我们感受到平安时代贵族华丽衣着下的细腻之思。由此可以推测，与现在不同，平安时代的棣棠花作为春天的代表性花朵，其威望甚高，可与樱花相媲美。

将布料染成象征春天的樱花的花色或棣棠花的花色然后做成夹衣，在平安时代清少纳言（Sei Shōnagon）所写的《枕草子》的第21段中也可以看到：

某一天中午时分，大纳言在樱花叠衣的直衣外面穿着深紫色花纹的指贯，白色的内衣上面露出长长的大红色绸缎，以此装扮出现。恰巧天皇驾到，坐在门外狭窄的地板上说着什么。

房间前面挂着门帘房里的女房们身着樱花纹样的蝶衣的唐衣，一边脱下的袖子清闲地牵拉着；另一些女房们各自身着美丽的紫藤花叠衣和

棣棠花夹衣。北边通道格子门的门帘外，露出了她们的袖子。（枕草子 49-50）

这一段描写的是在阳光明媚的春天里宫中人们的穿着打扮。中宫藤原定子（Fujiwara no Teishi）的哥哥大纳言藤原伊周（Fujiwara no Korechika）以及帘里的女房们都穿着大红色和白色配色的樱花颜色的夹衣，而其他女房们则身着紫藤花和棣棠花的夹衣。他们用春天的代表性花朵的颜色进行优雅配色，制作出衣服。由此可以窥见当时贵族男女春季的衣着打扮。另外，在第 217 段有关“越大越好”（枕草子 352）的记述中，还提到人们手捧棣棠花和樱花花瓣。清少纳言在 145 段中虽表示“小的东西很可爱”（枕草子 271），但是就像在《胡蝶》中记述的那样“虽说都是一样的花儿，但准备的花朵都是经过了精挑细选，都处在其最美丽的姿态”，她似乎还是认为棣棠花与樱花的花瓣因为大而惹人喜爱，因此是最美丽的花。

在平安时代的物语作品中出现的棣棠花都是晚春樱花凋谢时节与紫藤花一起盛开的深黄色的棣棠花。歌人主要吟诵的是盛开在河岸边的繁花。在春天进行的供奉中，棣棠花和樱花是一起供奉给佛祖的代表性花朵。另外，象征春天的不仅有樱花色，藤木花色，连同棣棠花色也一起常常被用在贵族男女的衣着配色上。由此可知，在平安时代棣棠花和樱花都是象征春天的花朵。

七、早期俳谐文学中的棣棠花

在近代韵文文学的代表性体裁——俳谐中，棣棠花又是如何被刻画的呢？首先考察一下 16 世纪初期的俳谐连歌。在 1540 年由荒木田守武（Arakita Moritake）创作的俳谐连歌集《守武千句》（『守武千句』）中，收录了有关棣棠花的俳谐作品。

- 82 想一脚踩住青蛙 却听到它的鸣叫声
83 提起用棣棠花染色的衣服 （守武千句 23）
- 40 这用花染色的衣服 可千万别散发出香气啊
41 沉迷于棣棠花无法自拔 这要是传出去真不好意思 （守武千句 26）
- 59 水中倒映的是 花的颜色 三角形的模样
60 原来那里有蛇出没 河岸边的棣棠花 （守武千句 26）

第 82 首和第 83 首延续了将棣棠花作为一种创作素材的传统。前句提到“青蛙的鸣叫声”，付句就用“棣棠花”接上，其中蕴含着俳谐连歌所特有的幽默和滑稽之美，即：提起棣棠花色的衣服，想把青蛙引诱上来。这样古

怪的场面是传统和歌中不曾出现的。自《万叶集》以来，棣棠花和青蛙就作为固定搭配经常出现在《古今和歌集》《新古今和歌集》等歌集中，不管是棣棠花盛开的地方还是凋谢的地方，总有青蛙的鸣叫。但是，俳谐文学打破了这一固定模式，通过全新的尝试给人带来欢乐。第40首和第41首，前句描写了用深黄色的棣棠花染色的衣服和花香，在付句中俳人吐露了自己的担心——如果自己沉迷于棣棠花无法自拔的事情被人知道了该怎么办，从而体现出俳人小心谨慎的态度。而事实上，即便穿上了棣棠花色的衣服也决不会散发香气，所以也根本不会被人知晓。因此，此处的“不好意思”就产生了引人发笑的诙谐效果。用这种稍带幼稚又有些荒唐的表达来增添作品趣味，可以说是初期俳谐连歌所追求的主旨。第59首和第60首使用传统方式吟诵了河岸边盛开的棣棠花以及倒映在水里的花影，提出“水中倒映出的是三角模样吗？”的疑问，紧接着在付句中指出那实际是一条蛇。这似乎与河岸边盛开着棣棠花的场景十分不搭配。前句中的三角形模样暗指鱼鳞和蛇鳞，但是按照传统一般会将青蛙与棣棠花放在一起吟诵，但这里却使用了遭人憎恶的蛇。因此，当人们端详水中倒影的棣棠花花影时，就会不自觉地退缩。河岸边的棣棠花和水中的蛇这样的组合，着实让人匪夷所思。在俳谐作品中，虽然也涉及棣棠花的形象，以及它的颜色、香气等，但作为附属素材一同被吟诵的还包括：想要抓青蛙、担心被人知晓、水中的蛇等，有些荒唐但起到了吸引读者注意的作用。

而后，俳谐连歌逐渐发展成俳谐诗。初期俳谐诗的代表流派是贞门，代表俳人是北村季吟 (Kitamura Kigin)。他在1647年编著了俳谐季寄《山之井》(『山之井』)，其中记叙了俳谐诗中经常出现的表现季节的词语——季语——的使用方法。对于棣棠花，北村季吟做如下说明：

棣棠花的花蕾被称作沙金袋，花朵绽放的时候被称作金峰山。花瓣掉落的样子被写成好像金箔纷飞散落的样子，大部分都将其称作黄金。而一说起棣棠花染色的衣服，脑海中就会浮现天皇高贵的样子；棣棠花也指上层贵族。另外，说到栀子色，“不说话的花儿栀子色”，“不回答的花”这样的文句在歌中也可找见。(山之井 425)

上面的说明是当时用俳谐吟诵棣棠花时必须了解的基本知识。与和歌传统不同，在俳谐作品中常使用夸张的形象，通过花的颜色或姿态进行联想，包含了许多即兴的构思。沙金袋、金峰山、金箔纷飞等比喻，都是用来形容棣棠花从开花到花落过程中所呈现出的姿态和颜色，以及花瓣掉落的样子。值得注意的是，所有比喻都涉及了黄金。这是之前各时代所未使用过的比喻和构思。另外，棣棠花色还寓意着身份高贵，因此身着棣棠花色服饰的人常被视为如皇族般高贵的人。还有，棣棠花的花色与栀子果实相同，均为黄色，

因此棣棠花与梔子果实一样常被用来喻指沉默或不结果实。可见，将棣棠花入诗，可以让简短的俳谐诗拥有如和歌般复杂的意境。

那么，在俳谐诗作品中，棣棠花又是怎样被吟诵的呢？下面是贞门俳谐诗集《玉海集》（『玉海集』）中有关棣棠花的作品：

棣棠花色的衣服 发出的黄金色 好像内衣一样（季吟）
 棣棠花是用黄金装饰的垂下的树枝（之次）
 棣棠花 树叶想受到瞩目 锯齿状的树叶（一入）
 难道是黄金屋吗？ 被棣棠花包围的花园（行直）（海集 425）

在第一首北村季吟的作品中，棣棠花的金黄色花瓣因其单薄稀少，而被比喻成金黄色的内衣，构思生动有趣。第二首作品抓住了棣棠花的特征，即兴表达了垂下的树枝是用黄金装饰而成的。这两首作品都像前面《山之井》中所说明的那样，用棣棠花比喻黄金。第三首作品侧重的是棣棠花的叶子。棣棠花的叶子与其他植物的叶子不同，是锯齿状，因此它想“受到瞩目”。这样的表达不禁让人莞尔一笑。这首俳谐诗着眼于从未被人关注过的棣棠花的叶子，虽然简单，却手法新颖。最后一首作品把棣棠花花园比喻成黄金屋，这一点同样也没有脱离《山之井》中的论述。四首诗有三首用棣棠花比喻黄金。可见，近世的棣棠花作为黄金的象征，与传统和歌中的形象有较大差别。

进入近代，町人阶层代替武士阶层成为经济主体登上舞台。通过这些吟诵棣棠花的俳谐作品，可以了解到町人阶层的经济能力及生活观念正改变着外部世界。在这一时期，棣棠花的花色最受瞩目，是因为深黄色能够让人联想到黄金或金钱。以前那种寄予棣棠花以对逝去春天的惋惜之情的表达，在这一时代已很难找到了。

八、松尾芭蕉的俳谐作品中的棣棠花

把俳谐文学作为一个独立的体裁完善起来的是松尾芭蕉（Matsuo Bashō）¹。那么，他又是如何描写棣棠花的呢？在芭蕉的作品中，棣棠花和油菜花是一起登场的。

看着挂在棣棠花上的露水 油菜花露出不满的神情 桃青（松尾芭蕉 1 76）

自古以来，棣棠花就被视为一种珍贵的花种，经常在和歌中被吟诵，而油菜花虽同是春天盛开的黄色花朵，却被看作是外表俗气的花种，从未在和歌中被吟诵过。上面的这首俳谐就表现了油菜花对这种情形的不满，而且还

1 以下省略为“芭蕉”。

仿照了《新古今和歌集》(『新古今和歌集』)第159首“棣棠花上挂着的露水”。芭蕉的发句注重的并不是棣棠花,而是已被拟人化的油菜花,表达了它“露出不满的表情”,体现了初期俳谐诗所追求的轻快的幽默感。

一提到芭蕉的代表作,大都会想到“古老莲池 跳跃青蛙 溅起的水声”。但是,很少人知道在这首俳谐中棣棠花也登场了。1686年,由仙化(Senka)编撰了《蛙合》(『蛙合』),其中就收录了这首俳谐。而在1699年方山(Hōzan)所编撰的《晓山集》(『晓山集』)中,这首俳谐是以“棣棠花 跳跃青蛙 溅起的水声”的形式存在的。1692年,芭蕉的徒弟支考(Shikō)在俳谐论《葛的松原》中谈到,最初芭蕉创作时只有中间和最后的7·5两句,即“跳跃青蛙 溅起的水声”,之后芭蕉让他的徒弟在此基础上构想初句,所以才有了初句(『葛の松原』56-57)。又有流传说,芭蕉的徒弟其角(Kikaku)最先提出“单瓣棣棠花”的初句,但芭蕉把它换成了“古老莲池”,并最终完成作品。那么,芭蕉为什么要把“棣棠花”换成“古老莲池”呢?如上所述,棣棠花常常连同鸣叫的青蛙一起被用于诗歌的创作之中,所以当其角读到“青蛙”一词时,不自觉地就会联想到“棣棠花”。但是,芭蕉对青蛙与棣棠花的搭配已感到厌倦,力图冲破传统框架,创造全新世界,所以将“棣棠花”换成“古老莲池”。这也体现了芭蕉所主张的俳谐理念。另外,在传统和歌或连歌作品中,虽专门吟诵青蛙的作品并不多见,但聚焦于描写青蛙鸣叫声的作品却不在少数。俳谐诗中也是一样,很多作品都是吟诵“鸣叫的青蛙”,有时候也描写“跳跃的青蛙”。但是,芭蕉并不局限于传统吟诵青蛙的模式,而是通过俳谐诗这一全新的文学体裁创作出了青蛙的新形象。

芭蕉一共创作了3首吟诵棣棠花的诗。他于1687年10月出发,途径尾张、伊贺、大和、纪伊等地,在吉野赏花,又在须磨、明石游览,写下俳谐游记《笈的小文》(『笈の小文』),其中就包括有关棣棠花的诗。

西河

哗啦哗啦 棣棠花瓣接连不断纷纷掉落下来 瀑布的声音

(松尾芭蕉 1 196)

上面这首作品的背景是吉野郡川上村,是吉野河上流的一处非常闲静的溪谷。在那里,芭蕉偶然间发现了雄伟壮观的瀑布,还有大片几乎能够完全遮蔽岩石的棣棠花林。在无风的深山里,棣棠花瓣不断掉落在水面上,加上瀑布落下的轰鸣声,芭蕉体验到了无念无想的境界。这首诗真实地捕捉了视觉和听觉相交错的一瞬间。芭蕉在《真迹自画赞》(『真蹟自画讃』)的中写道:“吟诵河边的棣棠花,吉野河的上流竟全部开满了棣棠花。恰巧正逢其盛开的时节,真是深邃幽静,风景完全不输于樱花。”(松尾芭蕉 1 196)“河边的棣棠花”出自《古今和歌集》第124首纪贯之的和歌“吉野河边的棣棠花 风吹来 就连

水中倒映的棣棠花都谢了”(古今和歌集 72)。在这里,芭蕉发现了棣棠花不亚于樱花的美丽,并通过描写即使没有风也“哗啦哗啦”纷纷不断落下的棣棠花的花瓣以及气势磅礴的瀑布声,使得棣棠花超越了传统形象,构建了一个全新的棣棠花世界。

把棣棠花插在斗笠上 样子好像弯曲垂下的树枝
 棣棠花开时 宇治的茶在炉子上冒着香气 (松尾芭蕉 1 196)

第一首诗描写的是棣棠花的树枝轻柔地弯曲垂下的样子。在下雪或下雨的时候,正好可以用来装饰头上戴的斗笠。这是一首即兴创作的作品,流露出芭蕉在故乡伊贺野上会见友人时悠闲自得的好兴致。第二首诗以京都宇治地区为背景,诗歌对比了棣棠花和宇治茶的香气。3月末,正逢棣棠花开花,宇治地区也到处洋溢着炒茶的香气。深黄色的棣棠花与炒茶的香气、视觉与嗅觉,纷纷交织在一起。以上两首诗分别聚焦传统和歌中从未关注过的弯曲的棣棠花的树枝,以及在棣棠花开时宇治茶的香气,从而扩展了棣棠花的花世界。

芭蕉通过 1689 年在奥的细道的旅行,顿悟到俳谐的基本理念,即:不易流行,并于当年冬天开始向徒弟传授思想。“不易”意指永远不变的东西,“流行”指的是时时刻刻都在变化的东西,芭蕉认为两者实为同一物。另外,他还将“以风雅的诚”即自己心中的诗情和宇宙基本的事实是相通的,作为俳谐理念的根基。也就是说,俳谐主张在不断地有着新变化的地方保持不变的本质,而永远不变的价值包含在追求风雅的诚的过程中,要通过不断地自我脱离才能产生。可以说,芭蕉所创作的有关棣棠花的作品体现了他主张的“不易流行”的创作理念。

本文探讨了棣棠花在日本古典文学作品中是如何被表现的,并逐一分析了它的形象及包含的意蕴。从万叶时代到现代,棣棠花在日本人的日常生活中都扮演着重要角色,其形象也随时代发展不断变化。万叶时代初期,棣棠花的黄色让人联想到黄泉,盛开在岸边的棣棠花是人们观赏的对象,还会引发乡愁。进入平安时代,和歌作品多关注棣棠花的姿态、颜色、香味等,而在物语作品中,棣棠花或是用来比喻花容月貌的年轻女子,或是作为回忆从前与爱人共度美好时光的媒介。除此之外,棣棠花同樱花一样还被作为供花呈献给菩萨,其梔子色的花色也成为贵族服饰的配色之一。在近代初期的俳谐作品中,常用棣棠花来比喻黄金,棣棠花开始与金钱产生联系。另外,在这一时期,人们的关注点已不仅仅是棣棠花的香气或蕴含的回忆,还包括通过花的颜色和姿态引发的即兴表达。这与当时新兴城市兴起,经济飞跃发展,町人积累大量财富,以及町人的消费、生活、经济观念等有密切关系。这一时期的棣棠花不再被用来表达对即将逝去的春天的感叹,也不再用来比喻花

容月貌的美妙女子了。在此之后，松尾芭蕉在他的俳谐作品中基于棣棠花的传统形象又赋予了它独特形象。棣棠花所蕴含的日本人的审美意识随时代变化而不断变化。由此，我们可以真切地了解到日本人在各时代独具特色的审美情怀。

Works Cited

- 『古典俳文学大系 1・貞門俳諧集 1 守武千句』, 中村俊定、森川昭校注。東京: 集英社, 1970年。
[*Kotenhaibungakutaikei Vol.1: Teimonhaikaishu Vol.1 Moritakesenku*. Collation editing, Shunjo Nakamura and Akira Morikawa. Tokyo: Shueisha, 1970.]
- 『古典俳文学大系 10・蕉風俳論俳文集 葛の松原』, 大磯義雄、大内初夫編校注。東京: 集英社, 1976年。
[*Kotenhaibungakutaikei Vol.10: Shohuhaironhaibunshu Kusunomatsuhara*. Collation editing, Yoshio Oiso and Hatsuo Ouchi. Tokyo: Shueisha, 1970.]
- 『新日本古典文学大系 7・拾遺和歌集』, 小町谷照彦校注。東京: 岩波書房, 1990年。
[*Shinnihonkotenbungakutaikei, Vol.7: Shuiwakashu*. Collation editing, Trans. Teruhiko Komachiya. Tokyo: Iwanamishoten, 1990.]
- 『新編 日本古典文学全集 6・万葉集 1』, 小島則之、他 2 人校注・訳。東京: 小学館, 1994年。
[*Shinpennihonkotenbungakuzenshu, Vol.6: Manyoshu 1*, Collation editing, Trans. Noriyuki Kojima et al. Tokyo: Shogakukan, 1994.]
- 『新編 日本古典文学全集 7・万葉集 2』, 小島則之、他 2 人校注・訳。東京: 小学館, 2004年。
[*Shinpennihonkotenbungakuzenshu, Vol.7: Manyoshu 2*, Collation editing, Trans. Noriyuki Kojima et al. Tokyo: Shogakukan, 2004.]
- 『新編 日本古典文学全集 8・万葉集 3』, 小島則之、他 2 人校注・訳。東京: 小学館, 2004年。
[*Shinpennihonkotenbungakuzenshu, Vol.8: Manyoshu 3*, Collation editing, Trans. Noriyuki Kojima et al. Tokyo: Shogakukan, 2004.]
- 『新編 日本古典文学全集 9・万葉集 4』, 小島則之、他 2 人校注・訳。東京: 小学館, 2004年。
[*Shinpennihonkotenbungakuzenshu, Vol.9: Manyoshu 4*, Collation editing, Trans. Noriyuki Kojima et al. Tokyo: Shogakukan, 2004.]
- 『新編 日本古典文学全集 11・古今和歌集』, 小沢正夫、松田成穂校注・訳。東京: 小学館, 1994年。
[*Shinpennihonkotenbungakuzenshu, Vol.11: Kokinwakashu*, Collation editing, Trans. Masao Ozawa and Shigeho Matsuda. Tokyo: Shogakukan, 1994.]
- 『新編 日本古典文学全集 12・大和物語』, 高橋正治校注・訳。東京: 小学館, 1999年。
[*Shinpennihonkotenbungakuzenshu, Vol.12: Yamatomonogatari*. Collation editing, Trans. Shoji Takahashi. Tokyo: Shogakukan, 1999.]
- 『新編 日本古典文学全集 18・枕草子』, 松尾聡、永井和子校注・訳。東京: 小学館, 2002年。
[*Shinpennihonkotenbungakuzenshu, Vol.18: The Pillow Book*. Collation editing, Trans. Satoshi Matsuo

and Kazuko Nagai. Tokyo: Shogakukan, 2002.]

『新編 日本古典文学全集 22・源氏物語 3』, 阿部秋生、他 3 人校注・訳。東京: 小学館, 2004 年。

[*Shinpennihonkotenbungakuzenshu*, Vol.22: *The Tale of Genji* 3. Collation editing, Trans. Akio Abe et al. Tokyo: Shogakukan, 2004.]

『新編 日本古典文学全集 43・新古今和歌集』, 峯村文人校注・訳。東京: 小学館, 2003 年。

[*Shinpennihonkotenbungakuzenshu*, Vol.43: *Shinkokinwakashu*. Collation editing, Trans. Humito Minemura. Tokyo: Shogakukan, 2003.]

『新編 日本古典文学全集 70・松尾芭蕉 1』, 井本農一、堀信夫注釈。東京: 小学館, 2003 年。

[*Shinpennihonkotenbungakuzenshu*, Vol.70: *Matsuobashoshu* 1. Commentary. Noichi Imoto and Nobuo Hori. Tokyo: Shogakukan, 2003.]

神田豊穂編: 『貞門俳諧集 6・山之井』。東京: 春秋社, 1926 年。

[*Toyoho Kanda*, ed. *Teimonhaikaishu* Vol.6: *Yamanoi*. Tokyo: Shunshusha, 1926.]

神田豊穂編: 『貞門俳諧集 6・玉海集』。東京: 春秋社, 1926 年。

[*Toyoho Kanda*, ed. *Teimonhaikaishu* Vol.6: *Kyokkaishu*. Tokyo: Shunshusha, 1926.]

责任编辑: 任 洁